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一六八回 假纏綿愛語穩癡人 真懊惱芳心乖宿願

只說沉二寶推著金姐的背叫他出去，金姐知道這個時候大功已成，便呵呵的笑著走了出去。潘侯爺見他走了，自然要和沉二寶親熱一番，軟語溫存，柔情婉轉，那相愛的情愫自然是□分髮貼，百倍纏綿，也不必去說他的了。到了明天，潘侯爺拿著一張四千塊錢的莊票，要給沉二寶還債，卻婉婉的對他說道：「你不肯拿我的錢，自然是和我真心要好。但是這個裡頭也有一個分別，若是你不欠什麼債務，有心敲我的竹槓問我要錢，自然對我不起。如今你委實欠了一身的債，我又不是沒有錢的人，我們兩個人這樣的交情，理應和你代還債項，算不得是敲我的竹槓。況且是我自家願意給你，又不是你問我索取的，你受了怕什麼？」

沉二寶聽了，正顏厲色的說道：「潘大人，阿有處請耐照應點兒，勿要實梗。倪欠別人家格銅鈔末，等倪自家去想法子。耐要搭倪還債末，慢慢叫末哉，故歇用勿著。」

潘侯爺見他說得這樣侃侃鑿鑿的定不肯受，心上更加欣服，暗想：如今上海堂子裡頭居然也有這樣的人。便也正色問道：「你一定不肯受我的錢，究竟是個什麼道理？你倒要講給我聽聽！難道你剪我不起，所以不要受我的錢麼？」沈二寶把金蓮一頓道：「耐格人真正纏煞哉！倪要看耐勿起末，也勿要搗脫仔幾幾化化客人，獨做耐一千仔哉嘛！」潘侯爺道：「既然不是嘛我不起，為什麼不肯受我的錢？」

沉二寶呆著個臉不肯說。潘侯爺再三追問，方才歎一口氣道：「老實搭耐說仔罷，倪格做耐潘大人，勿是為啥銅鈔，也勿是為啥勢利。格辰光倪搭耐剛剛碰頭，心浪向就有仔耐實梗一個人，一逕丟耐勿脫。耐吃仔一台酒，一逕勿來，倪心浪末牽記煞，面孔浪末說勿出。倪碰著格客人幾幾化化，一場刮仔才勿來浪倪心浪。獨獨看見仔耐，像煞心浪有一種說勿出格念頭，總歸耐說一句閒話，跑一步路，你看仔總歸無啥勿對勁。格個裡向，連搭仔倪自家也說勿出是啥格講究。直到仔今年馬路浪碰著仔耐，承耐格情看倪得起，搭倪也蠻要好，別人家看仔倪兩家頭總說無啥希奇，洛裡曉得倪心浪格事體。老實說，耐要倪那哼，只要耐說一聲，倪總無啥勿肯。故歇耐曉得倪欠仔虧空，搭倪還債，撥別人家看起來，好象倪搭耐要好才是假格，為仔自家欠仔別人家格債，無說法洛，有心騙耐搭倪要好，叫耐搭倪還債。耐想撥俚篤一說，倪阿要難為情。就是耐自家心浪想起來，也要勿相信格呀！總當仔倪搭金姐兩家頭串通仔調耐格槍花，倪就生仔一百張嘴，也搭耐講勿明白嘛。實梗洛倪情願自家去想法子，勿要搭倪還格債，等別人家看看倪到底阿是格號只認得銅鈔勿認得人格人。」

這幾句話兒，真個說得來恩上加恩，愛中添愛。潘侯爺聽了，不由得滿面添花的道：「你的話雖然不錯，但是你現在欠著別人的債項，這是講不來的。我不知道也還罷了，我既然知道了，這件事情那有不和你還的道理？若是你一定不肯受，那就倒反不是真心和我要好，好象是假意撇清的了。」沉二寶聽了，低著頭沉吟一會，歎一口氣道：「說起來，倪做仔生意，客人撥倪洋鈔，阿有啥勿要格道理？不過今朝拿仔耐格洋鈔，撥別人家說起來，總歸說倪有心做仔圈套，敲耐格竹槓。軋實倪搭耐兩家頭要好，是樣式樣對勁仔格要好，勿是為啥洋鈔勿洋鈔。故歇實梗一來，像煞仔倪想耐格洋鈔洛，格外巴結。軋實倪也勿是格號勿要面孔格人，耐也勿是格號碰碰上當的曲辮子，俚篤洛裡曉得？」

潘侯爺聽沉二寶說他不是輕易會上當的曲辮子，心上更覺合拍，便又對他說道：「你的話兒都是多慮，別人說你不是真心和我要好，只願憑他們去說就是了。只要我自己心上明白，別人的講論何必再去管他？如今你的真心我也知道了的，若要叫我看著你欠了一身的債，不來和你想個法兒，非但我心上過不去，你叫我的面子上也怎麼的下得去？你們當信人的人若真個一個錢不要，又何必必要做什麼生意？」

沉二寶正色道：「潘大人，耐倒勿要實梗說。倪吃仔格碗把勢飯，做客人也有幾等幾樣做法格呀！老實搭耐說，格個客人要是搭倪勿對勁格，等俚去多用脫兩個銅鈔，心浪像煞開心點。碰著仔搭倪對勁格客人，像煞俚多用仔一個銅鈔，倪心浪總歸有點勿舒齊。勿是啥吃仔把勢飯，就拿銅鈔買得動格。買倪格身體倒無啥希奇，要買倪格心倒勿容易噠！耐總當仔倪做信人格末，總歸只認得銅鈔，勿認得交情，格末耐真正看錯仔人哉！」

潘侯爺聽了，連忙走過來對著沉二寶打了一拱道：「我的不是，說錯了一句話兒，不要生氣。」沉二寶忍著笑別轉頭去，道：「勿要噓，算啥格樣式呀！」潘侯爺又道：「你一定不肯受我的錢，我也沒有別的法兒。我如今只有兩條道路，憑你自家去揀。你若是不願意我在你院中走動，你就不要受我的錢，我從今日起再也不來的了；你若願意我來走走的，你就老老實實的受了，不必和我客氣。」沉二寶聽了，呆了一回，方才說道：「格末真正也叫無說法，耐說到仔實梗閒話，叫倪那哼再好勿受？」說著，便把那一張四千塊錢的匯票接了過來，對著潘侯爺笑道：「謝謝耐！」潘侯爺也笑道：「今天這一張匯票，我不知費了許多的氣力，說了無數的話，你方才肯賞我的光收了下來，我還要謝謝你呢！」沉二寶也微微一笑。

看官，你道沉二寶的這一篇反撲文章，可做得利害不利害？憑你潘侯爺這樣的精明漂亮，也不因不由的一頭鑽進了他的圈套，一時間那裡看得出來？自此以後，不到三個月的工夫，沉二寶的虧空都已經還得清清楚楚，頭上手上的首飾金珠翡翠辦得件件俱全，身上的衣服更不必說。論起理來，這個沉二寶以前上了妍戲子的這般惡當，幾乎落在帳房裡頭，跌到么二上去。幸虧想著了個潘侯爺，居然被他鉤上了手，做了他一個大大的救星，一節不到，差不多用了八九千塊錢在他身上。在下做書的和他想起來，該應改悔前非，死心塌地的守著潘侯爺才是。那裡知道他飽暖思淫，清閒不慣，以前為著妍戲子碰了這樣的一個大釘子，他卻一些兒警忌的心都沒有。到了如今，虧空剛剛還掉，手裡頭才多了幾個錢，不由得又想起那舊日的營生來，偷偷的瞞著潘侯爺，自己一個人到戲園裡頭去看戲，剛剛又是孽緣天湊，碰著了這個謝月亭。

沉二寶自從一見謝月亭之後，便眠思夢想的，害了個聞聲對影的單相思。茶裡也是謝月亭，飯裡也是謝月亭，一天到晚只把個謝月亭的形容放在心上，車輪一般的旋轉。就是見了潘侯爺，也有些失神落智的樣兒。潘侯爺雖然有些覺得，只說他或者身體有什麼不爽快，方才是這個樣兒，便問他為什麼這般模樣，身體覺得怎麼樣。沈二寶隨口支吾了幾句，一心一意只想著個謝月亭一個人。想來想去，想不出個引他的法子，便硬著頭皮，在戲園門口候著謝月亭出來，一把拉住了他，試他一試。雖然知道謝月亭的父親管束得□分嚴緊，卻只說不見得一天到晚看守住了這個兒子，不分好歹，且去碰個機會再說，或者竟會成就了好事也未可知。那裡知道偏偏運氣不好，遇見了謝雲奎，受了他一場搶白。

回到公陽里院中，長吁短歎的好似失了心的一般。聽得大姐阿招叫他起來，他賭氣不答應。阿招一連叫了幾聲，發起急來，潘侯爺早已走上扶梯。沉二寶起先在公陽里的時候，本來是樓下房間，如今做了潘侯爺以後，便搬到樓上去，三間樓面都是沉二寶一個人的。當下阿招見沉二寶睡著不肯起來，心上□分著急，只得高聲說道：「潘大人要動氣格呀！」這個時候潘侯爺已經走進房來，見了沉二寶睡在那裡竟不起身，心上也覺得有些不快，便對阿招說道：「他起來不起來，憑他的便，你去叫做什麼！」

沈二寶聽得潘侯爺發話，心上有些忐忑，便趁著阿招推他，一骨碌坐起身來，故意嗔道：「耐嚶嚶哩哩吵啥物事？潘大人來末，讓俚來末哉嘛，俚喲勿是啥今朝頭一轉來格生客，要耐來浪發啥格極呀！」說著，便回過頭來，對著潘侯爺說道：「耐聽聽看，俚篤賽過來浪當耐生客，阿要討氣！」潘侯爺見沉二寶睡著不理他，只說他有息慢，正要發作，聽了沉二寶這幾句話兒，不知怎樣的方才心上的氣不知走到那裡去了，頓時盛氣齊平，一言不發，歡歡喜喜和沉二寶談了一回，方才就寢。

這裡潘侯爺和沉二寶的事情姑且按過，再講起那位從天津回來鄉試的章秋谷來。

章秋谷自從在天津回來，回到新馬路自己家中，見了太夫人和夫人並陳文仙等，自然大家甚是歡喜。這個時候已在七月□五之後，秋谷知道，要回到常熟本籍起了錄遺文書，再到南京去錄遺，是來不及的了。便去商約大臣陳蔭孫陳宮保那裡，求他起一套送

考的咨文。這位陳宮保本來和章秋谷是同鄉，又彼此都有了世誼，自然一口應允。隔了一天，果然就差一個差官送了一件咨文過來。秋谷接了這口咨文，免不得又自己去陳宮保那裡道謝。陳宮保倒著實和秋谷談了一回，見秋谷口如懸河的滔滔不絕，不由得心中暗暗稱奇。秋谷謝過了陳宮保，正打算動身赴試，不想平空的有個岔子出來。正是：

相如善病，茂陵秋雨之宵；樊素多情，綺閣春風之夜。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文交待。